

宋
四
六
話

宋四六話卷五

南昌彭元瑞芸相定本

卷五

表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字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注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

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
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
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
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
不用曠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
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
冲人坐守成筭而董種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
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
塗去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

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
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強漢雪渭水之恥尙陋
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
無渭水之恥鄧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
而柔遠改作來遠

梁溪漫志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
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爾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
進至爲潁州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
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

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
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
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之妙旨矣 四六話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 鶴林玉露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
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
後宛者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
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會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

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梁溪

漫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

後耳目志

東坡益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朱翌荷覺寮雜記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泰伯語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

能改齋漫錄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言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

四六談塵

聞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
出持使旨夢遊帝所驚睍面之回春來自日邊覺榮光
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
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秦陵俱蒙獎擢
而臣志未伸於每剝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
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
饒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竟除宰屬忽從怨府升
冀儒林未免螢窗之廛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
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旣久積弊日深公

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
則如以薰療饑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
郡縣謗傷已達于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
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六
詁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
故郡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
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
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

孝之意也 四六語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
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達官表亦云十年去
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
所鑄九鼎初成也 錢愐錢氏私誌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
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
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田學紀聞

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

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老學庵筆記

鹽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其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至完爲非亦不易矣

老學庵筆記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

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渡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
中應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官觀
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

揮塵餘話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
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
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詠之

四六話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
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尙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
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

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旣所起帥鄆當過闕
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
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
編修政與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
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
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鑲白玉之牒者似不
侔矣

梁溪漫志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

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官祠繼而復
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
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
仕三已之心敢懷愠喜人多稱之

張邦基墨莊漫錄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願臣非緇衣之宜傲子
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頒朔表曰
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
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
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

老 堯莊漫錄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俸
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
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
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
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傳
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
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子湯祿
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宜至鬼

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爲時而出也
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
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寓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纒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
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迫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朱書其上云固知
京兆始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

精當如此

梁溪漫志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
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
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
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
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
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
取潰贖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
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

陽之孫也

揮塵後錄

宋四六話卷五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利初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
當北伐事四年夏不謀於衆兵遽起魯公時已退休
童貫對具爲上言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
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
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
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吳師也及後燕山告功
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
自守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
守如此因以般核酒醴頒資甚寵俾公慶伯氏之

考也 秦條鐵圍山叢談

初晉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者爲令
舊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
身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
中使取以購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
勳長畧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
更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却掃編

古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宜和問
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

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心存感恩
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

却掃編

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
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老學庵

筆記

趙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耀一時及守宛邱
百戰禦敵卒全其城來朝行在高皇欲以左轄命之議
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
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

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

放翁
題跋

宣和間尙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

浩然齋雅談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流輩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鄜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

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

却掃編

歐陽瓌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
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
宰臣之意而奎畫寶章芝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
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
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邦
工辭學指南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
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一節如此馮

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國學紀聞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岩堯丹闕如曾清
夢之遊藍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

四六談塵

童貫蔡攸收復燕山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
多得意語云陞峻明堂旣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
復古之名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
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

秀水閒居錄

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
於朝六月一日蔡京上賀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

以和成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大漠之遺民戴白
垂髫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
夜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
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
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縢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勿率偕位
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
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
黃旗無覺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
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

臣願爲稚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
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場甲兵之
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鉞
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
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首駿
先猷人斯效能天實助順揚勵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
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爲勳戚
之家

三朝北盟會編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

云上皇勅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
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別客叢書

靖康元年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
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
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樸因改云擁篲迎門
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末情 能改齋漫錄

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
猶在一主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四六談塵

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

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箇聖知何名曲學六四

談
塵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關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揮塵餘話

門下侍郎許將下御史獄抗章云絲豪自知其無咎父子相繫而爲囚迫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

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

宋史朱諤傳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茲摘山之藪
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
還猷畝之中

四六談塵

幹離不犯燕山郭藥師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
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
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宋主戴嘉泰
帝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
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鬪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

敢犯今而北面祈天地之量并容辭多不記

許採陷

靖康丙午何文縝粟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

拜乞聖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二

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

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

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

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愜悞冀動淵衷中謝恭惟

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

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

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莖
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藉於南楚一千年而
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縹儀而固拒伏望昭
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
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兪音或從公願第三表
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刻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
舉觴効罄輿情頻干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
靈舉建己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
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

意勤那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
龍樓間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
遠式全丕播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
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歛福用錫民登
五咸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權謠罔達
執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王明清玉照新志

上宿郊宮與粘罕幹離不尙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
上命孫覲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粘罕
粘罕以爲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

屬作降表覲與吳开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
留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爲之於是覲开與何棠共
草成之其畧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
爲灰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二皇
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字宙再
安上覽訖謂孫覲曰對屬甚切非卿平昔閑習安能及

此宣和錄

清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
莫敢廢牽羊之禮仰祈彌貸俯切凌兢孫覲辭免待制

狀曰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
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
凡此誤朝誰爲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
失於翰墨以何尤

三朝北盟會編

張邦昌僭逆集百官作推戴表少監王紹卓之先彼大
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
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敘邦昌云惟太室祀公
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下之意允洽
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

三朝札
盟會編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無非此意
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胎之旨
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野客叢書

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浮宣
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
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
二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黃朝英細素雜記

宗忠簡公澤累表請上還京畧曰今敵兵尙熾羣盜繼

與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

宋名臣言行錄

宗忠簡公集八卷歿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燿臣之子託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皆相弔出涕

宋名臣言行錄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

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氣折兇醜萬衆動色具臣覲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克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錄

宋名臣言行錄

李成受招安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云恨非李唐之無雙願効顏回之不貳有旨爲文人婉順先發赴行

在三朝北盟會編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

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

指直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

林花宴謝頌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

頰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

肅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

誦記御林金盃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

馬

頌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

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

時當唐代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
之得所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隆想英賢百世之風
更思奇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能改齋漫

錄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
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
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

卽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蕩嘗四用
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
敷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會任兩
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
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
頓首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
元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
元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
元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

華陰日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
餘處似爲未穩貼也

容齋四筆

汪彥直賀呂成公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
遲朝夕八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四六談麈

程子止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
曰爲具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爲能自狀也

簡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絢表臣昨任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

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褱畢日依臣
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報進面奉聖旨依奏綸旋得請
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爲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
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
世之賢見所爲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薦上而
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既
東坡嘗得其詞彙致書謂慮深詞達非
錄

及開見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
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
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
武之隆世基妊妣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官
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東朝置衛
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
茂實皆以體玉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
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
令典允屬聖時伏望皇帝達孝通於神明
要道形於海宇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
之靈抑畏小心躬達

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
武之祥丕啟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毋
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眾志懇款一
詞敢稽令於前章極崇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
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喜珮環入覲時節
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羨伏請建皇
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尙羈北庭讀此真
堪爲高廟泣下也

楓窗小牘

竇叔向所用祭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

簪白花望之如白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
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
徽州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曰十年罹難
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
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容齋四筆

秦會之忠獻公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
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昇中
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躡登常職末云
臣敢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

肅和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

清波

別志

紹興己未周敦義葬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尙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畧之是夕敦義牒閣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卽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卽諭閣門云周蔡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愬之高宗諭會之云周蔡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蔡位長言路疎

錄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倘以臣熱陟不公
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蔡與郡遂出守
雲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
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付
永之回卽入奏敦義在郡錫燕金使飲食臭腐致行人
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
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
閑十五年

揮塵後錄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

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
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
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
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
外 揮塵後錄

徐以徐附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
怨其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
然豈然雖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
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第長

應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宋史姦臣傳

祭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子爲岳侯作
墓表有云功狀殘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
笑之無會之讀不樂

禹簡

永年 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
志充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啟謝之云
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
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闕門
守 古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

賚表於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
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

厚卹其家

揮塵三錄

張樞密子功紹興未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
以屬子功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
子克在中又言於子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
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
者下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
衰豈無帶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

墨莊漫錄

西六應用或指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謝

在應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

仍直除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

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直除一

札之書花博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

游花博不失於故步剪裁固善然花博宜帖故步上句

或謂似稍偏枯清波雜誌

蘇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官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語

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

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

光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
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

四六談麈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具賀朝會表云繫昔艱難孰測聖
人之勇逆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

四六談麈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曰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此
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
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

清波雜志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
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職
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因學紀聞

下 休所記非止本支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
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于湖進表終始
說其詞云帝系勒鴻縈科條於屬籍聖謨啟祐嚴訓
於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躔
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
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北

容玉牒方爲兩盡

祝穆事文類聚

隆興二年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
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及卜年之統時純熙
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道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
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洪邁容齋續筆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
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
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
十年爲一表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

免忠烈節 曰昌協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
曰慶曆開八秩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盍改開爲登字
野客叢書

蓮峯周貳雅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驍載都市滯山
朱舍人問之四明王侍御適參坐誦滅質傳中數十言
俱稱其強記 攻媿集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
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
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 浩然齋雅談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
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試以
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
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
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捨人善之意也

四朝聞見錄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
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
本狐邱寓誠獮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
欲用侵奪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

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
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
子胡北訪余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
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稱
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四朝明
見錄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鄉相流泊有年世
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
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獨於末篇有豈在一
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

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

四朝聞見錄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奮然投

以益公爲相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願指之乃鑑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竄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忝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久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効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間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頓

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秘
仍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以
敬故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而毫不加刑姑用惟輕
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
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
入浸濶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
貶及奏至引咎紆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旣而東朝奉
寶冊詔復其秩時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
言詿誤之併及旣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

皇極而融合於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元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前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文公以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

程史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良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六馬士稱負薪此

言託疾也

楊伯喈薦乘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畧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在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中與表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臣誠惶誠恐中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句中奏用兩短句言震揚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涉中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時中公爲相

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瓊從天而下
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
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齊東野語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牽靈囿備法駕之
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
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靡憚奔馳幸捨鷲飛之跼
跼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般般曲盡馴象生意

辭學指南

周益公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微
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乞致仕曰三

不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專適臨告老之年
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
下以言乎啟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
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爾惟鹽梅更職切
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
閩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荀絲綉夜草燭搖內相之金
步賀直院陽給事椿曰塗歸東省傑直北門論事激昂
聲辟憚回天之力搗文揆麗四方傳擲地之聲謝劉守
洪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腹已屬

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
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
帶句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

孫奕示兒編

索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
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子
六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
旨表彙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
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祚之肇新顧藩麾之屢易則爲
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閣博燕閒浮鼇宣精等語岐公

表實用之文體大畧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
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

益公題跋

牙四六話卷五終